

于公府形格勢禁之外者先生神王而貌澤視明而聽遠偕其伉儷齊年鬪健賢子孫日以善事娛樂之豈惟人道實天意也如前所引吳六七公皆天授以大耄期願建杓于吳吳人鄉往不衰先生代興能以其身維吳百年之俗何難以其身引百年之算爲吳人計雖百年事先生猶未足也于生謝曰信如使君言天壽平格造福吳人小子雖支郡辱在葭葦戚並受其賜將率婦歸寧從其子孫後介眉壽而誦使君言侑觴彼吳音妖浮知先生不樂聞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中丞周公壽序

某自有知來聞諸長老言宦遊善地無如中土不三十年而承乏有大梁之役卽難治無如中土矣其地大侵野無生稼可五六歲其民大疫爲溝胔道殣可十之四五而潞邸之役興邸旣治而河決勢且薄大梁城下上赫焉震怒鑄當事者官三等則議防河堤南北約千里工未竟而王復就封矣方其告饑主計者請無賦民以需三年三年而饑如故以一年供三年租挈饒者猶

不堪命乃責之懸磬之室而更起大事動大衆民其無餘矣歲戊子河間周公新以御史中丞之節來開府既下車則布令無聽訟俾民歸田野貧不得耕者官爲予耕具諸庸調不可但已括府藏金給之無徵民

上垂意元元出內帑賑饑吾曹奈何坐視倉有粒粟悉發無所靳明年二麥稍登民甫有生氣諸長吏不能將德意便文自營者彈治之而夏無雨爲壇于郊公衣大布衣率官屬躬禱雨乃降民大悅則行河視諸要害以緩急舉工召見父老子弟而慰藉之縣官豈忍若曹胼胝若曹旱而立稿孰與治水而得食力苟勝畚揭畢得

飽二鬴民稽首謝爭先趨事而又赦諸有罪爲城旦春者悉赴河受直視民有差不數月而堤成仲夏秦晉水溢較往歲期蚤甚然以堤故無恐而潞王內外從臣數言

太后寵子

上愛弟以恫惴人有司救過不給公曰宗子維城懷德維寧民之不寧城將安附夫高皇帝三尺法

上與

太后兢兢守之何有於王法以內有所不足守土之臣

罪其何辭法以外有所過來罪則安屬公數上書王王
勅從臣無撓公而自王入國所供億一切取辦公府有
司無敢藉口取民尺布斗粟境內謐如不知有王也而
公復爲奏蠲積逋減漕粟直過半以蘇彫劫之民

上報可往者羣不逞迫無食圍奪人吏不爲禁盜賊多
有公廉得其渠率誅之而嚴什伍連坐法所在郡邑以
時簡肄健兒兵甲犀利旌旄美好盜偵得狀遁去蓋一
歲中所儲粟以豫凶荒六十萬石所汰冗費十萬金所
捕及散解盜滿萬所還定安輯戶口無萬數胡老婦孺
廝役扈養舉手加額環向而頌公生我者非父母實周

公也冬十有一月之六日爲公初度士民將祝公而分
不得自通以白藩臬諸大夫諸大夫將承筐薦履上千
金之壽而公戒門者無以一縷進則授爵某致祝曰昔
者周公召公營洛定郊廓之鼎而畢公保釐之其詳在
尚書無不以安民爲務用顧畏于民晷以小民受天永
命則召公之治也和恒四方民居師尚有爾土尚寧幹
止則周公之治也旌別淑慝彰善癉惡申畫郊圻慎固
封守則畢公之治也三公繼治同道道洽政治潤澤生
民歡聲喜色釀爲太和是以周公相武王五十有八年
相成王者復久之壽與文武埒召公百八十年畢公年

亦百餘而成周十年八百卜世三十賴三公之力年過其卜今國家雖不都洛中土腹心也腹心安則四肢安公治中州孜孜惟民事是亟如前所述其遭時難倍徒三公其造福于民寧在三公下詩不云乎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以三公之壽壽中土之民施及天下願公加爵公謝不敏聞諸禮頌而無譎大夫比余于三公則予豈敢敢辭某更進曰不然昔者子路拯人而受牛謝仲尼悅之是使天下樂拯人也公所拯中土之人多矣不腆卮酒以謝公幸而無却無德不酬無言不報凡茲有位踴躍競勸奉揚公之仁風顧不韙與卮酒安足辭公莞爾而笑曰有是哉乃俾諸大夫登進士民于庭以次受觴而某籍其言竊比于輿人之誦焉

中丞吳公壽序

治天下養生一道也養生家言最爲微眇而其善取譬者有三田開之學生于祝腎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黃帝遇牧馬童子而異之請問爲天下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庖丁之爲文惠君解牛也其說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三年日無全牛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然每至於族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也此三者養生治天下

莫能違也浙江南則越天下所稱族而難解者歸焉其
人利而巧文而不慚其仕進多貴倨工請謁而易爲怨
誹其地饒海錯善雕幾刻鏤奇邪游媚貴富見可欲而
心易亂而中丞吳公繇水部郎推擇守杭州已爲藩臬
大夫凡七仕皆在越紛華靡麗之習無外獲神氣完而
日堅升沈趨背之念無內獲思慮寡而日嗇諸宦其地
者竭蹶以從事俛仰以逐時猶不免焉公去知與故從
其強梁隨其曲傳無所甚親踈與之相安久且相忘矣
蓋十有七年而以中丞節蒞中州夫中州風氣均調其
民醇而易使愿而寡術知作而不知藏臥閣坐嘯可幾

而理譬之牛則游刃之餘也然而好氣任俠往往相隨
椎剽掘冢姦冶隄繇瘠祿徭賦重累饑饉疹癘相屬民
才子遺大陸坦坦輪蹄輻湊兵燹之患無代無之伍虛
廩竭苟旦夕無事有事則坐困公至設度量置儀法無
麾蚤亦無忘遠無樂葆大亦無爭尋常無束濕亦無取
文具無多駢旁枝亦無逋蕩官方任能畢見其情事而
行其所爲宗人陸梁者戢河澹崩者由地中行凶年饑
歲不爲災征繕有度而疆場無駭中州復大治公之不
以越治中州也是去害馬者也公之以中州治中州也
是鞭其後者也以越治越則越治以中州治中州則中

州治是庖丁之因其固然者也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得其環中以隨成物莫能傷之公其精於養生者哉踰年六月哉生明公初度五十有一歲若藩若臬若闔諸大夫謀所爲祝嘏之辭而某舉前三說以進諸大夫曰子以公祝公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矣吾曹何有夫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天畀公以保釐中州吾曹幸在宇下請舉中州故實爲公一解願於是藩大夫以河之圖進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迄於無窮天道也臬大夫以洛之書進敘九疇斂五福敷錫庶民人道也闔大夫以崧

嶽之詩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生蒸庶民有物有則維申及甫無愧于天天人合者也此於養生家言稱太始矣某更趨而前曰昔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不爲冥冥墮行不爲昭昭改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見老聃而問道退而語門弟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是三聖賢者於養生家何如哉伯玉衛人也孔子殷人也殷之後爲宋宋衛陳蔡轍迹在焉老聃苦產官周柱下史函關之紫氣儻有存乎此亦中州之故實也公今行年又與仲尼伯玉合願從諸大夫之後以進諸大夫曰

然然則子前所取三說者何居某曰田開之周威公客也具茨之山襄城之野童子非其人乎文惠君者梁惠王營庖丁蓋梁人也其說昉莊生莊生宋蒙人此亦中州之故實也公聞莞爾而笑曰以余治中州合養生家言則余安能諸大夫信舉中州故實同心戮力施于有政以佐余不敏豈惟余一人受其賜敢拜贈言之辱

中丞耿公壽序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作春秋春秋亦空言耳安在行事聖人行事本乎天理人情無作好無作惡藹然溫柔敦厚之意雖道有

升降政有因革而隨時制宜如太和元氣周流于五行四序之中無偏無黨蕩蕩平平故能建皇極而錫庶民福春秋時亂矣孔子不爲果不爲避世不爲逸民叛如佛肸公山弗狃而召則從之橫如陽虎而饋則拜之淫虐如南子而至則見之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既衰而猶以不夢周公爲嘆其不忘天下如此卒老于行而春秋作焉劑寬猛適文質與時推移行所無事要於使天下均平各得其分而止後之儒者不達其義而目之爲刑書無論諸侯大夫陪臣悉以一字示誅戮卽王不稱天天子且不免焉豈不悖哉以此立

訓猶揚湯止沸其何以令亂臣賊子懼也泊春秋者求
之而不慊于心則有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之
說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之說有美惡不
嫌同辭之說訓詁若聚訟矣惟其爲行事深切著明非
若空言可以恣其胸臆脣吻而習舉子業者畏之號曰
孤經其人偕計吏上南宮纔十之一畫鬼魅易而畫犬
馬難此善喻也耿中丞與其伯兄司徒俱以春秋起家
司徒先生海內儒宗而中丞羽翼之余不獲稱司徒門
弟子而私淑中丞最久入其家兄弟怡怡娣姒雍雍童
僕訢訢如也從之遊居處足以備澡濕器物足以備數

事飲食足以供獻酢衣服足以禦寒暑不過爲豐嗇也
出而仕非言責言不出位非官守守不失官刑名錢穀
簿書期會見以爲俗吏而安之不俗也絃歌俎豆揖讓
進退質疑問難耳提面命見以爲迂儒而習之不迂也
蓋中丞所歷之時執政者凡三變其始以理學汰天下
之穢濁而不以是時趨名其中以操切矯天下之迂緩
而不以是時見才其後政不自上出天下爭以建言立
異而不以是時標節自頃主聽日壅國是日非寺宦日
驕橫政日出賢士大夫不以一䟽塞責則以一去爲便
而中丞爲九列卿貳以迄于茲持論獨平敷政獨寬敦

若樸澹若海曠若谷渾若濁去其泰甚循其自然不爲禍始不爲福先飲人以和而易入示人以正而不可狎無作好惡而必揆于衆志無偏倚黨同而必歸諸至當天下事大敝極壞勢重難返而默爲之擁佑挽回穆然咨嗟有擊磬之思焉駢駢如不及有席不暇暖之風焉士論國計吏治民隱猶有所維繫而不至化爲魑魅魍魎以今之時觀中丞之行事深於春秋者也會中丞年登指使而其通家子屬不佞致祝辭不佞于春秋無能識其大僅識其小者春極爲夏則發舒而無餘秋極爲冬則剝喪而靡遺春秋中氣也無過無不及能敝不新

成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古者錯舉四時以名經殆非漫然中丞行事類之矣其必富有春秋也何疑焉

中丞李公壽序

歲十有一月五日是爲中丞李公覽揆初度之辰三司大夫謀所以稱壽于某某聞之天地之數生於一成於十禮記人生十年至百年率以十爲期數之小成云耳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公年尚未艾且非期也未可以壽公楊朱言百年人之大齊公年譬之於日臨會泉次桑野臻衡陽其對昆吾猶遠未可以壽公親在子恒言不稱老公太公行年七十却鳩杖而不御未

可以壽公諸大夫曰不然公辱臨晉國自叅知政事以迄于今六遷官而十改歲功德無量與成數合日者槐棘位虛中朝推轂民譽領袖人倫請擢公少司馬袞衣繡裳于焉信宿而已不以此時稱壽將安待乎晉人沐十年恩澤而不承一日歡吾曹受事蒙成歲饜公家之祿而不奉一卮酒非所以示民美報也某唯唯蓋稱壽之說莫善乎詩豳之風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魯之頌曰黃髮台背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二國人為其君稱壽之辭書竹帛而被管絃非夫積功累仁旁皇周浹于人心何以有此考二君所以治國豳則先內

治使民田者力耕桑者勤織圃者多蓄獵者舉柴乘屋藏冰飲食裘葛祭祀燕饗出入作息順天時而盡地利老老幼幼各得其所魯則重外治肄烝徒修車乘英滕盾矛冑綬之屬靡不堅好以膺戎狄懲荆舒荒徐宅至海邦淮夷蠻貊率從而後龜蒙常許之域晏然無事其民詠歌而頌禱之欲久處覆幬之下情之所鍾宜然耳晉幅員廣輪不啻十豳魯公以獨坐重臣出撫威命靈爽加偏方甸侯數等而所為治晉務在生民十年之內吏不貪饗險詖惰嫚逋蕩士不澆淳散朴真詬亡節民不每生作旤搏掩椎剽強宗巨室不并兼豪奪恣睢伎

狠銀璫虎冠弭耳斂爪距而服羈勒歲比有秋卽饑不
害二壤之賦六府之工秩然具舉內治夫孰與幽有絕
甘分少料敵制勝之將有技擊騶發先登敢往之卒有
金城湯池千里形制之勢垆庠有駟馬廩庾有餘餉什
器有儲侍虜王未嗣封部落無統然而漢過不先虜無
闌入我無闌出款塞就市無後至無違言無苦惡物相
冒傾巢舉落望德如歸五刃不砥三革不累外治夫孰
與魯無論晉人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引其天年彼引弓
之國爲一家少得成長老得安處課校人畜計倍增於
往疇非公賜旄倪女婦欣欣然謳吟抃舞而致眉壽無
疆之祝寧在幽魯人下哉某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有
元氣有神氣惟身亦然內治則元氣是也外治則神氣
是也公以其精治身以其餘緒治晉晉人咸以公躋仁
壽之域公于自壽何有入爲司馬統六師平邦國爲冢
宰統百官均四海造福三晉日益鴻龐諸大夫奉行美
意良法以壽晉民歲及是日瞻卿雲酌斗杓遙爲公壽
可矣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以寵光晉河山萬古若
新此之謂大年彼一卮酒一日歡其細者也不佞所謂
未可以壽公匪今斯今儻亦詩人微指乎

又

某不佞從三司大夫後稱觴祝公已於事而竣郡二千石四人與其丞倅理十有八人者復詣臺稱觴使申祝焉不佞蓋聞古者列爵論官分茅胙土若體性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相維相使無反側偏黨壅閉湫底身乃康強永錫難老齊桓公有千歲之食而患無百歲之壽麥丘邑人祝之曰願無得罪於羣臣百姓魯人祝僖公昌熾耆艾如岡如陵不啻足矣而究言純嘏在宜大夫庶士此兩公者年德俱邵于今頌之不衰要不能遺羣臣百姓大夫庶士而自爲政今四郡之長若佐以奔走承序則臣職也以別生分類則庶姓也以辨賢展

采則大夫士也其奉戴公愛之如冬日仰之如高山庇之如大廈酌之如醴泉甘露披拂沐浴之如和風膏雨玄黃實筐羔鴈充庭天公美酒河伯膾鯉青龍鋪席白虎持壺南斗鼓瑟北斗吹笙蒼霞揚謳奔星扶輿惟其力之所致莫不思效宜孰甚焉而又何虞於麥丘人所云其爲祝也大矣不佞安所贊一詞然而天生仁賢以壽國壽民直欲其自有餘而已乎齊桓公蓋嘗受之於管仲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薄稅斂輕刑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爲國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荒濁困滯皆法度不亡此爲天

下也何罪之有是以能壽僖公思無邪夙夜在公明明則有胥樂之美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有牧駟之蕃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則有多士之助順長道式固猶淑問虎臣壽胥與試文武昭假烈祖則有屈羣醜若萬民柔遠夷之功何不宜之有是以能壽公十年治晉其根於心生於色暢於四支發揮於事業視二公奚若諸有司睹聞至熟矣相與則而象之晉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民無縣耜野無奧草枳棘伐而蒺藜不生蝨賊遏而鴟鴞不至歲月日時不易年穀順成以公十年生聚教訓之功日引月長爲一世後仁爲四世弼亮爲百年興禮樂爲萬億年敬天之休齊魯二公抑末矣壽在天下國家巧曆莫得其年大人之道固如此此難以口舌祝也諸有司入爲公頌之公三受觴致實而後舉旅行酬曰幸無忘今日之祝比于晉杜舉焉

又

明興經綸草昧立賢無方不限年不論格自後重進士之選他途坐抑而士君子亦以偃僂循墻爲恭恥躒蹠而愈邁頃有倣春明朝退錄紀仕宦蚤達者大要用禮艾服官政之期爲斷二百年間將相公卿財百許人而起家或由世官戚里或由武功恩澤或在經制未定之

先而非承平無事之代抑或九列之長六卿之貳或文學侍從從容諷議無軍國仔肩至於秉鉞憑熊專制一方而以盛年得之者十之一二而已大名李公其一也公拜都御史撫晉年四十有三其初仕爲郎任錢穀禮樂之事踐跋藩臬歷河洛秦晉羌虜要害之地名實爛然而晉可終一星故事左伯秩尊拜都御史以副而公僅以僉又三年而始以考績擢又一年而廷推公入佐大司馬官屬謂昔人客并州十霜號最久公于晉亦然計無能復借當公生之日以其班獻壽觴授簡某修祝者之詞先三司次四郡而陽曲令辱在公治所以三

祝請夫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必有獨稟全盛而叔季澆漓之世靈承爲難故蚤達者不必遠大亦予翼兩足之數也當今之時薦紳豔公蚤達而以懋官懋賞之義于公德功猶未盡酬榮名遐算如日方中如川方至耳不佞所見年甫四十而爲都御史自公外有少保于田甫同姓同郡皆社稷臣其事甚奇覆杯水于堂坳之上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萬石之航浮于江海曾不知重其體性所受大小異也惟人亦然河山兩戒西北太行綿亘盤鬱殆幾千里障而爲大鹵而大名郡受之其氣旁魄而無際鍾之於人有公有少保公闊達大度總攬人

物囊括今古扶輿之清淑所特賦鴻鈞之幹運所專力
天授之地振之人成之修此三者故全也福澤逢涌源
泉寧可量耶不佞列仕版四十餘年類丘靈鞠名位才
情俱退幸公不鄙夷使承事左右盖又有紀大臣名臣
而壽考若古伊呂召畢之倫爲明盛典者舍公與少保
其誰與歸顧犬馬齒殲河清難俟矣陽曲今年少而嫻
於文宜謹識之今者祝公聊爲啓其端云

廷尉陳公壽序

詩之爲道大矣動天地感鬼神網羅千古暉麗萬有其
盛衰盖關乎世運焉自昔享國久遠中古則夏商周近

古則漢唐宋夏商之文盛至周而極衰於秦漢之文盛
至唐而極衰於宋唐何以稱極盛其體則三四五六七
言雜言樂府歌行律排絕句備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
士布衣婦孺緇黃夷虜衆矣采詩者高其標目以爲正
風以爲極玄以爲國秀以爲叢玉連璧以爲中興間氣
河嶽英靈豈不甚盛際乎然而非明比也何也周之久
倍漢而秦不二世猶襲周之緒也漢之久倍魏晉六朝
魏晉六朝猶有漢之遺也宋之後爲元古意無復存者
其否剝倍秦則明之復而泰也亦倍唐是天所以開人
也周詩具三百篇無二體漢暨六朝僅樂府古詩兩端

而唐具諸體矣美惡強弱其變萬有不齊夫周監二代耳漢繼周唐繼漢而明且監於六代人以代異材以人殊幹旋苞舉之力難於唐遠甚是入所以成天也天人交際盛固宜然余嘗以唐事徵之廷尉陳玉叔其指有七李鄴侯插架三萬不以詩文著豈其富於儲而貧於用勤於求而怠於閱乎玉叔好聚書名山壞屋之藏蠹嚙煨燼之餘薦紳商賈之蓄通都委巷之珍所購募哀錄無餘力而能濡首刳心含英咀華奄爲已有此一徵也士能博學不必兼長文筆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以註蟲魚爲非磊落李善該洽取譏書麗賧鄭欽悅玄

覽神解代不數人文詞不少概見又其時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進士清華明經冗散而已故詩學重而經術微玉叔由經術成進士位九卿自少迨老博聞彊記與經史笥人物志等矣而其筆足以發之所撰二酉集累數百卷悉傳六經他編輯復稱是此一徵也柳儀曹云張燕公以著述之餘攻比興曲江以比興之暇攻著述互有得失詩極李杜而文遜矣文極韓柳而詩遜矣玉叔二者並有至境爲一時詞林選此一徵也拙速巧遲識者去彼取此張陟王璘自舉日試萬言而無片言可傳於世曾不若賈島三年十字耳玉叔豪吟縱揮

捷於倚馬猛於繡虎金石竹素幾滿海內人人什襲爲
瓌寶此一徵也工部有言名豈文章著昌黎亦云詩窮
而工兩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大中咸通以降詩人困
厄不可勝數玉叔二十舉於鄉三十舉甲科爲廷中平
出爲二千石累遷督學督漕使者及左右丞所部蜀淮
江閩俱名勝要害地久之拜大廷尉還里而年甫及耆
進厭軒冕之華退厭山林之樂牢騷愁怨無纖介于懷
此一徵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傑一代先鳴以輕浮
見短玉叔溫然可親退然自下士無賢愚貴賤從之遊
如飲醇心醉飲河腹滿其當官所至有聲去後見思此

一徵也文通彥升末路有才盡之憾而齒宿意新李百
藥遂以帝京一篇取重卽子美夔州以後評者謂當別
論玉叔文若詩晚年彌工未見其止此一徵也余又合
唐世運論之開元以前詞人多達天寶以後詞人多窮
文皇天策瀛洲招延文學而其才自堪奔走之其詩藻
瞻精美風神奕奕三唐之業有開必先雖以高中昏庸
尚能沿襲故事粉飾太平玄宗初載斐然可觀自後陵
夷爲中晚德文代憲諸君卒未有振者矣明
高皇帝用夏變夷誕敷文命古今莫敢論功而
列聖益光大之

肅皇帝制禮作樂同符成周

今天子稽古右文含經味道鄙薄貞觀君臣闇於大較
罷政要弗講一準于禮四方顧化三尺之童稱詩自唐
大曆止嘉靖隆萬三朝大方名家相踵而出丘壑巖廊
靡所不有享國二百餘年亦已久矣唐爲強弩之末而
明爲鼎新之初盛衰判若霄壤世有玉叔儁才寡二位
高而年先天之開人人之成天其所醞釀陶冶非偶然
而已會玉叔初度余從諸君後爲壽特本原詩道所繇
盛徵以唐人遺事而究言之如此玉叔幸良食自愛使
覘世運者尚有所憑藉哉

中丞李公壽序

中丞李公初按部過下邑不佞從吏民後上謁顏如渥
丹玄髮可鑑也心竊異之有頃枉車騎過不佞問足下
年幾何而有二毛不佞對曰艾矣公曰足下試度余年
若干不佞謝非所知公笑曰於足下十年以長矣不佞
心更異之造次不敢有請也久之從公所善客察其行
事客言公于道深矣姑語子大略人物之生一本于氣
洩者天藏者壽易稱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微陽也陰陽
之氣無時不養而安靜滋培微陽爲甚養生如擇地擇
地者乘生氣而穴之養生者乘生氣而用之五行一六

居北六者水精一者陽氣至陽赫赫產於至陰一生生
之再生尅之三生反尅四生反生有節制而無停息周
流四序復歸其極則公之道在養氣龜才不及馬馬短
而龜長鹿勇弗及虎鹿壽而虎促馬與虎咆哮馳驟用
之勤矣是以先衰龜鹿盤首運精潛身伏氣神熙熙無
所之魂惺惺無所散受者不多而用者甚寡故能長也
太阿不逐物而割璠璵不索緇而涅則公之道在用畫
治角者嫌其業賤徙而治金鍛鍊錘鑿弗成也又徙而
治玉追琢雕鏤弗成也而角日踈輒徙業者不精輒徙
學者無得輒徙令者民勞而不治則公之道在專業技

自炫則淺功自鳴則陋力均者罕知均者謀勢均者鮮
未聞以三者與赤子較者也不失赤子之心者神運而
不有光韜而不露人日與居未測其中之所存則公之
道在返樸而善藏老鶴凌空勢在六翮背毛腹毳弗與
雖然去而毛毳難乎其爲鶴矣修盛德者不遺細行成
至治者不棄小善則公之道在慎微於此有人焉爲童
稚分梨栗大小多寡莫不適均至分金玉罕有得其平
者梨栗輕而金玉重也非廉者不能分廉者能分金玉
矣試使之頒爵祿列土地剖分萬國罕有得其平者其
心猶未超然於爵祿土地之外也視物愈輕知愈精視

物愈重知愈昏古之人芥千乘敝屣天下乃可爲天下
用則公之道在外物凡與物相競者皆與物相匹者也
有道者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視天下無可與吾當者故
不以勝物爲長而以不能容物爲恥則公之道在容物
人不相降以有已也始於過繼於諱終於護大人者內
無有已外無有人同吾身於天下而一以理臨之直在
已吾爲理是而不榮直在人吾爲理非而不辱蕩蕩乎
與天下共之一何吝焉終身不見怨尤之私則公之道
在克已甘羅童牙顯名諸侯呂望大耄稱爲尚父十二
而後八十而前何寥寥也事來有機道行有時則公之

道在順天而時行不佞瞿然曰有是哉宜公之年及指
使而貌若嬰孺也客曰未也公自爲令爲郎爲守爲藩
臬當江海繁劇之地天下稱才焉退而修之義倉谷中
十年而復出以爲山林者靜於境者也靜於境者動則
移靜於心者無不樂也其出世也譬之雷霆之威可以
撼山嶽不可以撼太空山嶽有形太空無形也無形之
靜靜之至也其用世也譬之陰陽醞釀濡爲雨露謂太
虛之有雨露非也謂太虛之無雨露亦非也無用之用
用之至也了萬緣以全真抱一虛以遊世浩乎如水曲
折隨形悠乎如雲卷舒無意始而忘塵囂中而忘色相

終而忘天地萬物終而且忘我忘之謂一忘之謂得全
性命之精保元和之運乘六氣之變卽剖判三光輪迴
萬界而浩然獨存黃帝七十戰而龍飛九天太上歷殷
周而渡流沙紫氣起於函谷由此其選也夫公之道吾
莫能狀矣子何足以知之不佞卑陬失色鄉者見公行
年六十而顏如渥丹玄髮可鑑其小者耳二三大夫及
公初度之辰奉康爵而祝公不佞舉所聞於客者致辭
與道聽塗說何異公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

中丞常公壽序

江夏御史中丞常公繇進士起家司理南昌郡治有異
等之效召入爲刑科給事中是時江陵執政以刑罰人
之銜不宜縱弛而奉行過當歲大辟至數百人公
疏言刑當慎者五事江陵銜之而立朝才數月以家戚
歸無可中公者比終制還朝則江陵敗士大夫無所洩
憤傳致其罪籍其家僇辱其母子株蔓其姻黨鄉里南
郡郊郢間騷然正營公復疏言江陵峭礪爲方非黷貨
者業不勝籍其一二黨與法自有當坐而故入以寄贓
贓三十萬非卷握之物漫無左驗其何以厭衆心諸臣
貨固當悖出國家豈宜悖入耶

上怒方深而不能奪公議第摘疏中所風聞不實者令具對而大司寇潘公䟽與公意合爲好事者所持幾至不測竄爲編民矣潘公者故嘗三爲行河使築徐淮堤江陵排羣議而贊之績用有成後數年河決大名大梁諸郡妨漕計

上特屬公行河公亦訟言潘公功而

上先已納廷臣言拔潘公田間公分部河南北監司有司築堤防河者千里閱視山以東濬泉及畿輔諸濬運河功者千里而中外爭言自河淮合流入海淮不敵河而縮淮縮而泗過水及祖陵寶城寢殿宜復舊河便

公周視其地勢凜括考量䟽言國家所重祖陵爲最次則運道次則江北諸郡之民今復舊河妨運道非細且灌水於陵麓有倒壤而無衝射水痕距陵高在百步外必無他虞莫若開訾家營支河以分淮河之勢則陵水減而運道不滯江北之民悉免爲魚

上是公言擢太僕少卿以旌其伐尋進御史中丞撫越而言者修郄詆公江陵黨人公念母太孺人老力請歸銓部心知公誣重違言者意許公歸待用歸三年復以祖陵水患詞連公廷臣檢公所條上便宜故非失策上薄罰公以御史中丞里居而公適以其年稱艾里諸

大夫觴公走使使不佞致辭蓋治天下與身無二道要在於固元氣而失者有二弊焉夫手足腹心輕重則有分矣然而殘手足以衛腹心腹心安附重 祖陵而不爲運道計不爲江左民計非也陰陽燥濕必損有餘補不足以相濟而矯枉過正爲害實同江陵矯因循而以操切矯江陵之操切而以因循更取江陵之慘礪少恩還而報之非也中丞當江陵獨意一行而以慎刑之說進舉世掊擊江陵爲名高而公昌言在宥以甦無辜在事之臣急在運道則 祖陵緩急在 祖陵則運道緩兩者急則江北之民彌緩而公東之要以並利故國脉

培國計紓而數十萬生靈安堵如故叅和不偏元氣無恙執此以治天下世躋仁壽之域可也其於自爲壽何有公聞之逡巡辭謝曰草莽臣昔點瑣聞不識忌諱奉命行河不能隨波逐流與好事喜功者比得無辱斧鉞有今日足矣而何敢以爲壽母氏春秋高來日無多喜不勝懼而又何敢自爲壽諸大夫進曰 上未嘗一日忘江陵片言侵染靡不抵罪頃以 祖陵薄水患削奪司空及故都諫官公兩事犯 上所甚忌獨幸及于寬政此而不自壽是隱君之賜也太孺人見公言事多吁咈而少都俞彼夫之口從旁齟

齷之日夕廢匕箸而嘆屢矣今得優游里第承膝下歡
顏未無患苦此而不自壽是貽親之憂也中丞灑然曰
微諸大夫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君親之恩若斯罔極也
北鄉再拜稽首祝

天子萬年已拜太夫人亦稱萬年而後肅容舉觴

中丞丁公壽序

中丞丁公少時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家世溫厚而食不
重味衣不兼采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歲所入以周困厄
立盡而無德色既仕句曲令水火不交于民皆取宮中
而用之先教化後刑罰田里樹畜具爲區處既富方穀

邑稱善國尸祝公不忘徵拜侍御史會鼎臣疑主言官
唯諾恐後公恥與伍輒請急歸里居終二星中外推轂
起家爲廷尉奉常客卿至今官皆在南曾不希子公力
一入京城而其爲中丞攝諸九卿政與句曲略同凶年
饑歲舟載家粟賑民無萬數老稚疾病望見公威儀要
遮啼呼人必有所施久而無厭尤盡力溝洫列樹表道
置有寓望國有郊牧矣所平亭疑獄原免輕繫甚衆雖
罪不赦服念五六日或浹旬而後議刑自成進士四十
餘年積四品資且九年而春秋始稱老不佞旁觀今之
世未有厚德如公者也當求之古人中古人高年不必

有祿位有祿位而老且衰不任從政其以高年從政三代之上未敢遠引若漢龔遂年七十餘守渤海移書罷捕盜賊吏開倉廩假貧民令口種榆薤葱韭家養雞豕有差賣劔買牛賣刀買犢盜平而民以富比召對用王生言歸功人主號爲長者郭伋守潁川招懷山賊束手詣降八十再牧并州恩德素結所至民相攜逢迎道路問疾苦求耆德與參政事西河美稷童兒數百騎竹馬送至郊問何日當還旣與之期先一日止野亭須期乃入不違信諸兒所賜宅一區帷帳錢穀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丁公行事極類兩人彼其持論從容不標聲

迹不欺幽獨不侮矜寡不搖非譽不易終始如松柏之有心如竹箭之有筠深根寧極可支長久而又好生惡殺多所全活仰對上靈之心夫一善言星可退舍全一雀一蛇之命尚食其報而況以億萬人歡樂祝頌聲聞于天平丁公厚德比蹤漢兩人得祿得位得名得壽必至之符耳抑寧惟丁公自有餘而已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老成人勵翼國家培元氣釀太和有道之長于斯焉在兩漢治最近古有如遂伋黃髮皤皤之老奉揚仁風所裨益非淺鮮矣天子萬曆無疆甫屆五十太宰視公十年以長三朝耆

嗇不盡嗇使人無惱心溢志無缺望怨尤而所以迎和
氣養壽命者默行乎其中善哉周公之言曰天壽平格
平之爲言恒也恒久不已是天道也傳公爲郎爲藩臬
以廉知自將所至吏民有去後思不爲赫赫名吏部郎
互相聲援六卿九卿間半出其儔侶公無所附離就常
調序遷不爲訕甫艾而投之林壑不爲懟席先世故資
畝不加闢宮不加崇子孫食指日繁無鮮衣怒馬之樂
不爲憂公若斂其有餘不盡者以還造物而造物之于
公子之而若靳執貧賤富貴兩端而衡之若處其中天
不得以盛滿忌公人不得以名位妒公仕無所愧于國
處無所愧于鄉內無畔援歆羨充訕隕獲而外亦無狎
侮欺給攬秘挨枕與道汗隆與時沉浮因其自至順其
自然平格恒久壽之術也客言君所論公位不足耳不
足于位必有餘于年且以仲執兄弟爲之子丕顯亦世
于公載錫之光豈可歲月計哉是孰與位多余謂客言
良然雖然必有所不足而後有所有餘則亦平之說也
惟平爲能恒久客以余言聞公公莞爾而笑曰李生度
我所能行卑之無甚高論舉酒自壽因以壽客

侍御毛公壽序

代

儒者言泰和在唐虞之際官相讓事相師都兪不爲狗

吁咈不爲忤側陋匹夫一旦加乎四岳之上不爲踰器
訟圯族庶類讒說雜進不爲動九官勞逸縣殊終其身
不易不爲偏同德一心以媚天子謨明弼諧喜起賡歌
四門穆萬邦雍上下草木鳥獸咸若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干羽格苗簫韶儀鳳故曰泰和則協恭和衷之極致
也叔季聲應氣求之道寡而勢軋利競之途多參商矛
盾有初鮮終天下皆是而在位滋甚矣余無似具官瑣
闥不善事貴人奪爵里居錮之考功令者十許年賴
主上聖明得復賜環垂曲誤之寵使撫循中州則侍御
太倉毛公實監臨之余朝獻謀公夕報可公朝指示余

夕下令彌縫余闕匡救其不及卽余薦弋蟲之獲公必
降心相從也公蒞汴甫一月尋出按諸郡郵筒往來千
里如面意想萌生書疏輒至若合符節較左券可不謂
和平自余領仕版博觀事情按臣司言責撫臣司官守
守官者叅伍錯綜萬變無端一不中而責四面至彼不
事事而耳目人持文墨議其後則難易殊科也柱後惠
文所彈治不別崇庠撫臣揺手虞觸禁則寬猛殊體也
按不踰歲而撫不數遷激勸之權或近而不可測或遠
而不可乘彼見撫臣且兢兢避按臣之刺向背緩急從
是焉分則輕重殊勢也令甲年五十無擢臺省其以畫

熊開府必敷歷中外累資而後授試令齒危髮秀之老
與英銳之士挈鋒比穎不敵明矣故撫按臣共事而能
和者百無一二焉有之亦貌合而中離姑以取便一時
耳以余之慙辱公顏行耦俱無猜是以難也當今之時
中州最號難治姑舉其最曰建藩薄則無以明
主上親親之恩厚則饑饉薦臻公私告匱民不堪命邸
中人多額外干請徇之則無厭阻之則怨讟次曰河防
言者以耳食謂徐沛水患中州所貽而不知中州河固
無恙也緩之見爲文過苛求之失執事者心次曰蠲逋
旱魃爲中州虐更六歲民人不飽半菽收則剪焉傾覆

無所底告勿收則京輦之賦與諸當路塞之餉不可須
臾緩釜庾虧也公與余計畫利便上不病國計下不朘
民生遠不憎多口近不消名實恩不以惠姦法不以茹
柔諸王無舞袖難旋之嫌亦無尾大不掉之憂宗人和
于藩工作和于役細民和于野百官有司和于位而中
州稱治非公協和之效能然哉蓋公韻宇宏深人莫窺
其際而坦然與人不疑知略無方而不以已長病人所
至井竈廁溷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所使木
雖履屣皆得其任而功不什者不易器利不百者不變
俗守經據古義形于色不奪衆多之口而見一善則肝

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余兩人所由和也冬十有八日爲公覽揆之辰故事宜有以侑觴余不佞第以和之說進今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地天之交泰雨暘燠寒風之時序含生之倫並育不害皆以和得之公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之和應焉身其康寧百害莫能逢闕其於壽考何有自今以往公日通顯爲虞之岳牧周之周召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比肩戮力以獎天衷而贊王略俾天子和德于上羣公卿將順于下如錫鸞和鈴之鳴而鹽梅醯醢之調也伐木之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闕宮之頌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協氣旁流景福盼蠶以臻宇宙泰和之盛則余與中州其券矣

侍御林公壽序

代

歲庚寅侍御林公受命來按中州以九月六日渡河入部既望入大梁稽故實布科條訓百官浹旬出按衛郡已按鄴已按懷臘還大梁衰序武弁殿最幾二千人以報大司馬汰郡邑有司尤無良者一二人以報大冢宰九卿歲終考成所奏當不愆于素者十餘事諸郡邑若監司所上爰書上自大辟下及城旦春所平反數千人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復數千人自頃中土饑饉民羸

幾卒田蕪不治下令發倉廩市耕牛耒耜之屬召民及寒擊莫除田以待時耕有司勿收卽收不得過稷禾秉芻缶米凶歲子弟多暴椎埋爲姦桴鼓時聞修鄉約保甲舊法而業用之母取文具會西陲告急言者請徵兵實京師余策其未便孰與簡郡邑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若諸金版六弢及諸技藝者置三千人大梁以彊幹弱枝需緩急調發公議合見諸施行余入部後公一月而公已習中州事如指掌蓋未三月而綱舉目張文武相配功緒可睹矣是時霜雪大摯增冰峨峨公行部良苦余謂公小休有不腆椒栢之觴命之曰勞酒公

固辭遂以除夕先五日出按洛其明年二月某日實公覽揆初度之辰官屬士民率循公禁戒無敢薦賀余辱在公顏行不可但已竊比于祝鯁祝噎撰辭而進曰聞之君法天臣法君君曰天子臣曰天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道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臣道也天子未明求衣日出視朝朝罷聽政於路寢日中考政日夕糾虔天刑日入潔奉粢盛然後卽安諸侯卿大夫士日恪位著日莫從事無已時所以法天而行健也猶懼其有散遷解慢畔官離次以擾天紀故其書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下至市賈量衡必

審閱之所以法天而行健也。猶懼夫一手一足力勢不
得窮，遣使分行天下，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問，謗
譽於路，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故其詩曰：載驟駸駸，不遑
啓處。駢駢征夫，每懷靡及。疊疊休惕，保任戒懼。所以法
天而行健也。天道運而不息，故陰無伏，陽無散，水無沉，
火無災，神無間行，時無逆數，君道運而不息，其臣則而
象之如體焉。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強志而用
命，守業而不淫，天下大治。語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
土之民嚮義，勞也。又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勤也。夫非
行健，何以勤勞？周公稱殷王中宗及高宗祖甲及周文

王皆以無逸享國長久。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
克壽。爲人臣者庸異是？伊尹慎終，惟始檢身，若不及太
公以敬勝怠，周公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召公夙夜罔或
不勤，畢公克勤小物，衛武公夙興夜寐，皆是物也。其人
率眉壽無害，受天之豐福而享民之勳力，與國咸休，此
亦法天行健之徵已。公在事，百日不以一日使其躬僂
焉，如不終日，明而動，晦而不休，席不暇煖，突不待黔，馬
瘖僕痛，則卷耳周行之寘也。不已于行，則北山獨賢之
忠也。星言夙駕，則定中塞淵之秉也。雨雪載塗，則出車
簡書之畏也。無恒安處，則小明靖共之義也。是爲能勞

是爲克勤是爲剛健自勝者強不失其所者久無關鍵
而閉無繩約而結無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而固以登上
壽其誰曰不然邇來士習爲苟簡自恣之行視國事猶
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是以
吏多虞於湛樂淫失其身刑政放紛民無據依登年以
載其毒又何賴焉人人如公祓除其心朝乾夕惕勤卹
民隱而除其害則民莫不審固心力以役上令上有道
揆下有法守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毋寧茲中
州宗廟社稷實靈承之以是祝公公義不得辭或曰天
運一歲而周侍御代天子巡狩亦一歲而周是天道也
是猶行健不息之指也綴之末簡

錢南離先生壽序

不佞弱冠偕計吏之闕下于時學士大夫盛談理學而
徐文貞李文定實爲盟主其豎義發難則金谿王觀察
南城羅郡守吳興司馬尚書郎錢南離三先生錢先生
身中人貌癯而色澤持論不阿邑上下南城弱不勝衣
恂恂似不能言者時令諸生歌王新建詩獨金谿好上
人而錢先生一言出輒唯唯莫逆也不佞性故踈弛不
復記先生語云何私用爲恨更三年如京師則先生業
棄官歸吳興矣更十五年而宦秦中鄉人朱方伯手浙

賢能書跡不佞曰此錢先生季子也有父風不佞心識
之更三年屏居田間季子方佐郡涓水之上其人秀外
而惠中以經術緣飾吏事不佞卽不得卒業先生所而
數奉季子游庶幾乎私淑艾者季子之僚若守若丞若
倅皆嚮往先生事之如通家丈人禮會先生初度使使
者從季子後薦康爵而俾不佞爲之辭不佞謝不敏先
生器宇淵邈人倫莫窺其際識小而小言之吹劍首者
快而已矣將取笑于大方之家諸大夫幸各舉所聞倅
進而言曰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以遨
遊藉令先生挂名迹之網則必愁其心思以爲仁義矜

其血氣以規法度敝精神于蹇淺而不得休歸居怨府
蹈畏途觸禍機殆也久矣。烝民之雅曰旣明且哲以保
其身先生宜壽丞進而言曰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
雖笑不和抱材而不獲施用如先生豈尠也哉其中未
能忘也項項然不自得則有鑿坏踰垣爲傲而已矣蹈
河懷沙爲怨而已矣先生辭劇就閒棲真養素諷詠嘯
歌陶然安而習之夫知寡欲之道者無疾疚而獲康勝
見正念之法者無濁亂而獲清勝履不競之地者無咎
悔而獲吉勝故可使阨窮可使憂患可使岑寂菑害不
侵而聰明不衰洪範之疇曰康寧攸好德君奭之篇曰

天壽平格先生宜壽守進而言曰民生在勤不勤則匱是以聖人不愛尺璧而惜寸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衛武公年九十猶箴儆于國人畢公百歲克勤小物皆是道也今先生非忘神氣墮形骸也非伏其身而不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知而不發也立不易方行不倚物師友造化澡練神明其學如不及牧羣羊而鞭其後也其進無欲速釣巨魚而縱之綸也其肩鉅任重鵬之負天而飛也其離塵釋垢獨象之絕羣而奔也其恐懼戒慎養虎而虞觸怒也栗栗業業以夜繼日戰勝而後肥用志不分而後凝神乾之黤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宜壽不佞曰旨哉由倅之言是名冥鴻由丞之言是名猶龍由守之言是名大雄備矣以質諸季子季子曰小子聞之大人人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猶逆旅然不可戀而固存也不可厭而亟壞也且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地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吾察其始而本無生故以有生生生者以無生有生者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大人委形而生順造化也委質而仕順器業也委心而退順典法也委氣而和順調御也委命而樂順安處也委蛻而代順勢數也不就利不違害注焉不滿酌焉不竭

天壽平格先生宜壽守進而言曰民生在勤不勤則匱
是以聖人不愛尺璧而惜寸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衛武公年九十猶箴儆于國
人畢公百歲克勤小物皆是道也今先生非忘神氣墮
形骸也非伏其身而不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知而不
發也立不易方行不倚物師友造化澡練神明其學如
不及牧羣羊而鞭其後也其進無欲速釣巨魚而縱之
綸也其肩鉅任重鵬之負天而飛也其離塵釋垢獨象
之絕羣而奔也其恐懼戒慎養虎而虞觸怒也栗栗業
業以夜繼日戰勝而後肥用志不分而後凝神乾之黤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宜壽不佞曰旨哉由
倅之言是名冥鴻由丞之言是名猶龍由守之言是名
大雄備矣以質諸季子季子曰小子聞之大人人比形
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猶逆旅然不可戀而固存也不
可厭而亟壞也且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天地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吾察其始而本無生
故以有生生者以無生有生者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大
人委形而生順造化也委質而仕順器業也委心而退
順典法也委氣而和順調御也委命而樂順安處也委
蛻而代順勢數也不就利不違害注焉不滿酌焉不竭

混沌之爲使而逍遙之爲游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夫息以踵雖聰莫聞也相以杜德機雖明莫
見也愚小子又何知言其似者而已不佞憮然曰至矣
諸大夫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先生其
聽猶吹管也猶有嚆也

何謂而

于天此而受庶于劍則曾並文然之
大率蕭矣以贊前率于率于曰小子聞之大人入此派
率之言是各冥然由丞之言是各餘廣中客之言與各
曰天行對吾子以自默不息夫主宜養不刻曰言始由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方伯徐公壽序

徐惟得先生成進士爲令治行高等以年未及壯拜春
官郎出守新安奏最擢山東浙江按察副使以太公諱
歸不仕凡十二年起家備兵東海治河徐邳以功晉按
察使移病免十年起閩未上以後母諱歸七年起再領
徐節稍遷蜀右伯後先推中丞太常光祿卿章數十上
力辭未報而先生春秋七十元配汪夫人儷德齊年伯
子內史仲子與家孫兄弟俱茂才異等子婿孫婿若外

孫皆名門慶胄族羣從子姓馴謹禮讓爲國楷模韓昌黎所謂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靡不備矣恒人盛年經營奔奏膂力有餘然更事鮮少任其偶合之資一至之氣猛起而不顧其後患不足於識比敷歷多思慮審動心忍性有遠大之識而精華已竭褰裳欲去患不足於力識以年益力以年損代爲乘除先生弱冠兩令劇縣三十守劇郡應之裕如其量宏其器重退然不欲先人少年喜事莫得窺其聲色今稱老而發揚蹈厲無倦於勤百谷之王受而不溢萬斛之泉出而不竭少識如老成老力如壯夫則天篤右先生與人殊也仕宦馳騫

功名物絃緒使蓬徒塵走芥然疲役不止是宜蚤衰抑有濡首富貴曰無宦情如王衍窮愁書空強寬顏如殷浩躁競談玄如何鄧酏酒作達如向阮好色爲曠如珉咸豈惟朝市卽息景空谷滅跡深山而實不勝其逐逐矣外重桎梏纏索內支盈柴柵無一可者也先生登第四十六年三仕三已里居日強半塞兌閉戶早復重積所經明晦炎涼百易候而視如平時所涉愛憎毀譽萬易態而受如平交人情分形骸立門戶節士高其節修士美其修材士遜其材先生不處也泊乎無崖廓乎無礙久無改行貌無匿情捐事理之障一喧寂之境用之

以嗇而養之以恬則先生靈承天意與人殊也先生倩熊周兩生徵余言爲壽夫先生五十有冲漠館六十有回向庵古佛上乘天義圓覺黃老至真煉性玄同警乎大矣淵乎微矣余何祝焉兩生曰小子游方之內姑舍是無已則老生有常譚在召誥曰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老臣爲國家重如此今天子元則四十歲則五十萬年如日方升而老臣奉天謀紹古德如先生者出爲屏翰藩宣入爲鼎鉉阿衡爲柱承天爲嶽鎮地是宗社之福也爲九州被爲萬邦憲爲惠風甘雨長養爲長江大河滋潤是生靈之福也

豈鄉里戚屬所私有哉兩生曰如公言老生見不生常譚見不常可以祝先生矣

方伯吳公壽序

嘉靖甲子吳士美與不佞同舉楚明年士美成進士授新安郡李官已擢比部郎會邊遽告急推擇郎有才譔者使司度支士美則又移民部無何改給事拾遺補闕凡五載而叅河南藩政又三年遷憲使尋進閩右方伯蓋同舉士一蹴而致青雲貴爲岳牧重臣未有若士美者也爲李官署上考以十數當以臺省雄職徵而僅就常調爲郎旣給事中積資久當拜九列而補外累官方

伯駿駿有開府之望而與某子甲有牴牾歸待除幾十年飛鴻冥冥弋者何篡焉蓋同舉士難進而易退亦未有若士美者也士美歸十年稱艾於禮甫服官政而其尊公甫稱老太君相之有第三人皆才又有二丈夫子而多孫諸從奕奕不減王謝父母壽考無恙兄弟子孫多且賢亦未有若士美者也士美於其所饒爲者後之若却棄之若素無有而世所幸願不能冀萬分一者取之若掇萃之若赴盈虛屈伸尚亦有天數哉諸與士美善者謂士美直不殉名才不見迹進不滿志退不改容晚而治軒岐氏之言以齎爲宗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

靜女德以伏蠱慝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生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不可使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士美兼之是以上則父母順之中則兄弟友之下則子孫化之其德足以昭其馨香上帝嘉嚮垂恩儲祉庶徵大同善乎莊生之論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是道也醫師按脉者得之則貫尾閭而至斷交養生家引氣者得之則宗泥丸而修崑崙士美蓋深於其術而不有其名者也不佞憬然曰有是哉吾以士美爲天數是巧也不知其

中庸若是吾將從之遊矣

○憲使陳公壽叙

肅皇帝二十九年沔蘇山陳先生偕家大人舉南宮兩
人相得若彘弟然余既爲史官先生伯子和叔以文學
高第入成均仲子玉叔由廷尉平守淮陽拜蜀督學使
者二子與余交又若彘弟然當是時先生業已謝政里
居久矣後十年大人亦以王父春秋高賜告歸養郢中
人語曰賢哉二大夫也今年六月十三日先生甫稱老
其姻家博士弟子謝生致其兩從父之命乞所以爲先
生壽者且曰先生父子意欲之余時以隴西之役還里

率二三弱弟奉王父大人康壽之觴出則存問諸長老
故舊日未有間也既謝不敏而謝生請益堅復自念先
生於余父行也嘗以國士禮我義不得無一言附祝史
之後余聞之莊生刻意尚行離世異俗山林之士所好
也而達者目爲枯槁語大功立大名尊主強國朝廷之
士所好也而隱者目爲糾纏二者不可得兼故達常不
足於情而隱則無所於愉恬愉者生人之大致也而不
得則不可以引年先生始爲司馬尚書郎主職方時南
桂於越而北與胡紛拏先生坐而策九邊要害考將吏
能不羽書薄遽應之若流水於是南越之王身膏質斧

而虜騎亦不敢南牧。出爲觀察使，提兵井陘，屹然畿輔。一巨鎮，其於功名非細矣。可不謂愉乎！上章請老，卜居夏汭之上，圖書在架，壺矢在堂，清酒在尊，山川在宇，下良田在郭，名花嘉木在戶外，四時好鳥之音在耳，朝夕過從，非漁父田叟卽騷人墨士。而先生雅善持論，往往傾其座客，興至爲樂府數章，授童子習而歌之，聲如出金石中。已又采洛下商顏故實，結復州高年者百人爲會，閭閻族黨望其衣冠，聽其詞說，皆駭嘆以爲壺嶠中人。世所焦思紆體，疲茶饜事，曾不得一滑其和，可不謂恬乎！恬與愉交相爲用，則神益清而形不勞，斯壽考之

道也。先生居恒言人生百年爲大齊標季，以來大朴旣散，而子美遂以七十爲希有其生。正德初載，歷太平四朝矣。郢以湯沐邑橫被恩寵，非他郡所敢望。先生自少至老，事無不直意者。昔漢陳仲舉以一時名德，位止太丘長，而子孫崇貴過之。議者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語。先生宦業視太丘顯甚。二子并有聞於時，不在元方季方下。諸孫文藻束脩，可與長文兄弟頡頏。自漢迄今，陳氏世濟其美者，董再見耳。向使生不逢時，子孫未必賢，必不免於窮厄。壹鬱何以能壽，卽壽何以能宴，娛若是哉。夫進有愉快之事，而退有恬淡之適，人也。力所可致者

也外荷累朝明盛之澤而內享賢子孫之奉天也人所
不可必者也所可致者先生身有之矣所不可必者天
實相之然則先生之算寧有既乎諸君須之其謀所以
侑先生百年之祝矣先生於大人十年以長而王父方
以大耄稱先生儻惠然不鄙內之社中異日不腆子姓
被德星之末光以吾郡方汝南爲帝鄉增重幸甚無量

憲使徐公壽叙

徐使君惟得之以副憲里居也蓋十有二年而後年五
十里中諸君子屬余爲祝余以禮艾服官政惟得必不
能保東山之操不數月而起家爲東海治兵使者已晉

叅知治兵淮上又以治河功成晉憲使大司空褚公舉
以自代而會小有不合輒上書稱病免七年而惟得年
六十是時中外推轂惟得者益衆廷臣兩請擢開府江
北及爲光祿卿又請以所居官除秦越蜀若山以東要
害地驪駒秣而待駕而諸君子復屬余爲祝余自念往
者祝惟得起家其言驗今舍是安所置辭而諸君子以
爲非惟得意當更端余則執爵宣言曰諸君子所欲惟
得眉壽無恙長如今日者豈不以其道義相切劘緩急
相扶助後進少年則而象之不澆淳散朴南畝之民不
苦勢家漁獵無轉徙捐瘠乎此吾一鄉耳使惟得而一

鄉善士則可惟得天下才也曉萬事安同異柰何囿之
一鄉令惟得行其志於天下吾鄉安往而不受賜且今
天下事非昔時比也十年前主德未衰國是未亂銀璫
左貂伐山榷稅之使未縱橫於四方東未困倭西未困
播平世三公雖羊徽蔡廓可辨自頃天下紛然殺亂水
旱蟲蝻之災慧孛飛流之變史不絕書河南徙奪淮陵
園日虞不測諸王無故見籍兩都六卿九列署虛無人
臺省之臣大半爲編戶或竄荒徼甚或斃之獄犴褐竿
斬木而首難者所在而有非天下才若惟得其人安所
勝此脫有警戎馬生於郊吾鄉能晏然已乎而又寧能

以惟得爲一鄉私惟得知雄守雌虛心實腹亦寧獨自
有餘而已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如必自有餘而已抑何貴於惟得惟得弱
冠而令舒城淮揚中水漕政更張寶應當其衡則移寶
應禮曹郎例不當出守新安人私闕而因犯上震於其
鄰則移新安副憲山以東而越民與兵倡亂則移越倭
侵朝鮮勢及齊則移齊河決漕壅則移徐惟上之所使
無不立效詩不云乎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禮不云乎
子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國家念
惟得賢勞而數休之是君臣而父子也黜陟不知理亂

不聞所以自爲計善矣報禮之謂何諸君子以余言合於大義觴惟得而祝之曰君其強飯自愛出爲國家奔奏禦侮後先疏附吾等稱太平逸民日飲亡何更十年禮應得謝然後歸而爲鄉祭酒吾等各強飯以須之矣

又

穆宗踐祚二年爲進士首科邑有三人焉謝宗文徐惟得與不佞某也宗文沒二十六年而惟得春秋甫六十宗文子某某過余而謀曰先君子無祿卽世羸者孤也不能保任其父之勞而徐先生幸有之默爲擁護使無隕越申之以婚姻先生才籠蓋人羣顧好汲引後進有

片善盱衡擊節不已文酒之會月可二三飲醇飽德者恒十餘曹小子有數無疎生我者父知我者先生也則何以觴先生而爲之辭不佞喜曰子之爲徐先生壽也三有禮焉凡爲人子之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見似目瞿故敬老謂其近於親也夫人皆然而况惟得子之父之執友乎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沒身不衰令子之先君而在必爲惟得酌大斗祈黃耆今日之觴子以代子父也不然通國之爲壽者衆矣子旅進而可何庸私吾語子初酌而敬進之曰願先生壽以覆露小子無已時先君子實靈承之夫偕子之先君同

進士者舉天下凡四百人去之三十六年矣先徐惟得而生者若而人後惟得而生者若而人其若子之先君齎志而沒者若而人卽其人在而力衰倦勤雖有旨酒莫能嘗之卽其人尚健而或德不祖洽於衆雖及胡考其誰禮之惟得三十六年析圭儋爵至顯庸也行比一鄉鄉之人直欲社而稷之髮鬢色澤嘯歌酣暢無異三十六年前事吾語子再酌而敬進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以飲酒且以喜樂願先生自壽夫設科以進士將何爲者爲縣官用也吾榜四百人名公卿居十之三蓋累朝所無然而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歷年旣多曠若晨星之在天惟得數歷中外名實炳然戢其如雲之翼而爲六月息者至於再矣今薦章交滿公車舍中兒且趣裝行其知深而勇沉其物弘而精多爲國家佛時仔肩弘濟艱難以彰吾榜得士之盛垂四十年未艾此於四百人者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也子之先君及不佞與有榮施焉吾語子三酌而敬進之曰先君子報國之日短幸而有同升者在功不必已出願先生爲國壽自謀更三年年與吾等冀以吾觴觴若耳

又

徐惟得始稱耆邑父老婦孺歡樂頌說之其在冠帶之
倫徵言不佞爲壽蓋至再矣惟得之偶汪恭人有兄鶴
溪翁者與其從子文學輩復授簡不佞而命之曰惟得
之交子也猶兄弟也余女弟得事子之內子也猶姒娣
也諸君子爲惟得壽則有詞余何獨不然諸君子之屬
子辭則諾子於余何獨不然言畢而攬涕如屑傷吾王
淑人不如汪恭人也以吾不能如惟得也惟得少而學
無燕女溺志弱冠而仕靡室靡家齋厨索然室人不謫
壯而歸不視家生產中饋貞吉有子有婦教以義方肅
肅雍雍凡若此者惟得刑于恭人代終惟得坐論恭人

操作惟得咄嗟恭人辦具是以行年六十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身體
其神不疲其精不搖其力敵少年其色若嬰兒則豈惟
惟得能恭人善相之矣昔者徐修仁劬勞夙夜動經數
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邢子才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
內閣爲狗所吠兩公奔奏鞅掌皆歷四五十年年事名
德領袖後進吾不獨賢兩公其爲之伉儷者必無險詖
側媚之私有儆戒相成之規而後可就此吾淑人數舉
子不育吾是以有姬侍而又中道而失淑人家秉靡託
吾是以苦饜事吾是以早衰則吾不德不能長有吾淑

人故也。翁欲爲惟得壽第語。恭人舉德耀齊眉之案。北向再拜。上頴孝酒而已。翁率子姓詣。惟得惟得。旣舉恭人觴。翁更酌而壽。惟得徼君之惠。吾妹氏之得所天也。惟君加爵。惟得酌而謝翁。以君女弟之賢能益我也。君其加爵。恭人顧謂翁。惟李生之知吾夫子也。其分卮酒。勞之不佞。又以其私問翁。道有汗隆。惟賢者與時推移。接輿老萊子。龐德公輩。其妻皆佐夫隱。謝太傅靜退東山。劉夫人言。丈夫不如此二者。恭人何術之從。翁曰。避人之士果哉。末之難矣。天下多故。需才爲急。惟得政恐不免耳。卽一旦徵書下闡。以內女弟爲政闡以外。惟得爲政。豈其牽私愛而忘公家不佞曰。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間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是時也。恭人脫倦勤。其如禮何。翁蹶然而笑。俟其時更與女弟計之。

憲使李公壽序

洪範九疇。其五皇極。君道也。其六三德。臣道也。君無作好惡。偏黨反側。以蕩平之道。率先天下。臣無作威福。務於平康。正直剛柔相濟。平之爲言中也。五六兩疇。居疇之中。天道人事皆至。諸中而止。君以此承天。臣以此贊君。天下會歸。皇極人無淫朋。比德身康。疆而子孫逢吉。

庶徵應五福備百穀用成雨暘風寒燠時若太和在宇宙間職是故也余自有知所見世變凡三嘉靖末官邪興於寵賂隆慶以清議治其失也浮僞而多冒萬曆以綜覈治其失也慘礪而少恩至於今地天不交泰官府不一體多口爲政各行其意或喜事徼功或矯枉過當或疾惡已甚或刻覈太至或執一無權勢重則反物窮則變一旦決裂遂不可復收蓋東北失於倭西北失於夏西南失於播國家之元氣大體所傷多矣方其鼎新革故豈不快人視聽少不得其平而未流弊至此則未講於五六疇之義也嶺南李公起家立朝數歷中外且

四十年凡進士除郡理者以臺省爲優擢而公獨郡丞除郎署者以北爲優擢而公獨居陪京除郡守者以藩臬爲優擢而公獨都運久之稍參藩政復自免里居久之起家入楚稍遷總憲事楚氛甚惡諸王子侯與羣不逞者較轢其國王且謂三尺無若我何而敢於戕司馬重臣其不爲宸濠寘鑄者幾希遠近聞之變莫知所措然而當事之未起也公默劑之亂之旣成也公靜鎮之白晝大都豺虎羣嗥卒不敢有加於公斂其毒螫帖然聽命而無二心士民視公鼻息爲安危王室如燬父母孔邇塗歌而戶誦之此寧有異術哉要以平康正直得

之耳惟平則內不失已是以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迂回
仕進未嘗有殊尤之擢而去後恒見思惟平則外不失
人是以鼎沸絲棼號爲銳敏者辟易失度公委蛇自如
而反側自安假令國家蚤得公而大用之東北何虞倭
西南何虞播西北何虞夏而楚事又何得如今日耶幸
楚有公而鸚鵡黃鶴之外雞犬不驚吾曹得無震隣伊
誰之賜乎于時公春秋周甲子矣嶺南人以甲子周之
後一歲爲一旬宗族鄉黨舉酒相賀而余邑李生父子
受知公父子甚深屬余言爲公稱壽余惟公以三德之
平康輔五疇之蕩平不動聲色而安楚於覆盂天人以

休徵交應其身之嚮用五福可坐致也周文公之迂衡
召康公之平格此兩公者爲周祈天永命曆過其卜而
其身壽考亦度越人臣非深於五六之疇何克臻此李
生父子於公爲門下士余於公爲同榜楚人於公爲二
天其羣然而効祝者猶私也非疇之所謂平也取洛書
而陳之以周召爲符祝國家長有公祝公爲國家鼎臣
斂福錫民王道平平協於大同將在茲矣

陳子有先生壽序

雲間陳茂才伯庭介友人洪仲韋徵余文爲叔父滬海
先生壽蓋出其郡學士大夫之意云方今論文人宜莫

如先生論文苑輩出宜莫如雲間卽伯庭貽余書抑何
斐然成章也而猥使余僉楚代祝乎雖然先生名世非
直以能文非直雲間一郡以先生取重則余委心之日
久矣雖不文何得無言世訾文士無用先生通達國體
周知世故事至剴裁如剖竹迎刃而解司刑刑清飭兵
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敷歷二京三楚兩
河之間常爲稱首世訾文士無行先生居官砥節首公
居家闔門養重節儉正直有古素絲委蛇之風而不以
陵物絕俗與人披豁衷素雖新知有同舊練匿瑕藏垢
賢愚僉受其益世訾文士以人工奪天巧以私意滅公

是以襲取盜虛聲往往犯造化之深忌樹儕偶之敵怨
偷薄離真自促生趣先生總統百家茹含千古澄汰浮
華獨鬯性靈約以則深以典河汾氏所謂君子之文也
由前言之先生得天之全由後言之先生得天之正中
表相符初終一致注而不滿出而無窮坐進此道固可
以導迎和氣斂固神明無受一切人損天損之患余故
曰先生之名世非直以能文也語曰不斑白語道失古
之爲治者無不優禮老成奉如著蔡倚如柱石叔季用
人如積薪後來輒居上其弊在外僚更甚藩臬之長層
累而至勢不能皆壯夫而聽要束於中丞直指其人率

以捷徑少年操薦劾之權翫易之長藩臬者去開府九
列差近疲馬戀棧豆不能舍益宛舌詘體以媚兩臺等
威陵夷幾同下隸頃者冢宰以大耄召用旁求白首魁
壘之臣布在四方而擢先生部山西之河東此盤根錯
節地也先生澹於榮利當艾服官政而遽懸車清竅高
時內外賓服是行也必不俛仰從俗一洗彼其之陋卽
諸臺亦敬事先生毋敢以衆人遇而藩臬之體尊可申
其志司馬子長曰作事者於東南收功實者於西北先
生東南人晉爲西北功實有成其在斯矣抑書詩有之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壽胥與試俾爾昌大耋艾

今天子萬壽無疆春秋五十年御曆四十年先生名德
卓犖人倫太宰引與同升爲馮爲翼爲龍爲光旦暮事
耳番番黃髮我皇多有此非泰交之盛際而久安長治
之符與余故曰非直雲間一郡以先生取重也如第以
鄉里之誼壽先生用其方言雲間陸士龍曰身聖於宇
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於焚華者享無疆之休非陳先
生孰能當此者乎

吳明卿先生壽序

嘉靖間薦紳稱才子者六人與國吳先生其一也其祿
位上者卿下者郎皆後先凋謝先生介其中獨以獻歲

發春稱老先生游梁歸且二十年與親串故舊共文酒
園池之賞下逮田更牧豎愉愉延接之里中士載酒問
奇橫經受業錄牒日衆則莫不幸先生之得年而欲長
有之以爲快也於是介紹其門弟子兩黃君徐君梅君
孫君屬某爲祝辭某何知蓋竊聞之道一而巳踐之身
爲德行措之天下爲事業垂之後世爲文章而以之養
生則爲壽考豪傑之士惟所用之各臻其極先生德義
淳備會數奇事業不竟施蚤遂初衣澹然無所求於世
取其精以養壽命之原而用其緒餘以成一家之言語
曰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先生易其所無窮

者何難於其所有盡者乎夫壽先生饒爲之無所事祝
雖然如先生同時五子者豈其不朽之業有不足哉而
何以獨先生稱老也蓋祿位名壽天所以摩厲生人之
大權不可多取遠者無論姑舉五子宗梁蚤貴而蚤有
聞故蚤世歷下爲諸子倡中以病謝名益著故不及耆
長與一居謫籍故得踰耆太倉遘禍最酷故官最達官
最達故再發再起數橫被口語不及稱老者五歲惟先
生三黜矣鬼方瘴海靡國不到兵戈版築靡事不爲鑠
金銷骨之謗動而相隨流離播遷備嘗險阻不寧惟是
弱冠而廢蓼莪壯有室而夢炊白服官政而歸田官不

過中大夫視五子所遭何若損有餘以補不足宜先生之以久特聞也江漢雲夢之域延袤萬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然其材賢可俚指而數精詣則鬻熊博古則倚相嫻辭則靈均後有作者弗可及也先生兼三子之長衣被詞人舉江漢雲夢萬里之域千有餘年扶輿清淑之氣而萃之先生必得其壽不亦宜乎文明之運三代而後宜莫如明明興二百年盛莫如

肅皇帝朝楚其豐鎬也制禮作樂立綱陳紀右文之化揭日月而中天先生生當其時應雲龍風虎之會蜚英聲而騰茂實爲士林所宗今卽寄蹤丘壑海內仰之如山山寶之如彝鼎奉其言如著著祭揚其采如羽儀豈惟靈均所不敢望卽倚相鬻熊不重於此矣

肅皇帝享國長久昭代寡二所醞釀甄陶如先生其人黃髮台背巋然獨存以彰壽考作人之符豈偶然哉某何知旅進而祝先生辭止此矣五君曰然如子之言先生張楚者也非吾里所得私有也請以先生之壽壽吾楚先生名世者也非吾楚之所得私有也請以先生之壽壽天下雖然茲事體大未遑也第言吾之私而已某曰子如私先生某固有之先生楚人某亦楚人也先大夫同先生成進士講世好某得爲通家子後先生十五

年守大梁調虔州卒坐梁事中白簡因病免歸私以是三者爲先生壽雖不善辭先生其听然爲一舉觴

叅知王公壽序

永嘉王陽德公年二十有七而舉於鄉四十有六而成進士除靖江令以才任劇調常熟召爲兵部郎出守大名遷按察副使治兵蘇松常鎮四郡報最遷叅政治兵如故年甫六十而遂乞歸歸二十年部使者薦章以十數卽家以所居官除福建疏力辭免蓋行年八十而體勝壯夫有子光祿季中與諸孫入學鼓篋蠟鳳食牛者皆聚順象賢以承公歡不復知人間有憂戚事不佞殊

心豔之而屬門人郝仲輿由永嘉令徵授給事中請急還里時時談公家世與其行事知公所以眉壽無害道非一端而已夫富貴功名子孫壽考天以是四者震耀寵綏人而每靳不兼予公家主組蟬連有爲中丞若納言之屬其位或出公上公才雲蒸霧涌致卿貳無難而棄之如遺迹留其有餘而不盡取之故能以壽考享賢子孫之奉諸宗老所不敢望是一道也公爲令爲守所至咸有惠政民尸祝之而其在吳最久吳衆口號稱難調到于今士大夫細民誦公如一日公自爲諸生佐其父兄施德於宗黨鄉里不一而足嘗以島夷入寇斥數

千金築堡而罷，偕計身爲植所全，活生長無萬數。胡者婦孺莫不願公壽考，福此一方，民攸好德，則錫之福是一道也。且夫生非貴之所能存，亦非賤之所能夭。彼見夫功名富貴足以戕生，則以爲去功名富貴足以養生矣。山澤之癯，道引之士，其人豈盡壽考哉？是管夷吾所謂諸闕也。公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園池亭館，圖史琴尊，諸所共張，隨地而有，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其來不禦，其去不留，委運大化，暢然自足，而無陰陽之患，故曰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執兩端而用其中，緣督爲經，養生盡年，是一

一道也。給事更端，言浙東名勝，甲天下，鴈蕩括蒼，其山秀麗瓌奇，蜃江大壑之淙，清澈紆迴，承以東海雲物，盪胸莽蒼，無涯人得其勝，韻遠而神王，固宜壽。王公者天啓之地，鍾之人，成之，得全全昌，由此其選也。始給事爲永嘉，以不佞故，善事公公，以不佞故，視給事如家人，父子今年給事走告不佞，王公幸推先生之愛，施及小子，小子未嘗忘永嘉，其何敢忘王公？先生自爲進士，從公遊，情分不薄，寧無一言壽公耶？不佞先人同公伯兄成進士，公生復與先人同歲，禮有之，貴老謂其近於親也。又曰：見似目瞿，因次其與給事私評公者，而書之幅帛。

以侑公觴

參知馬公壽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其言莫詳於二氏道家言天地值劫數淪壞而天尊常存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開劫度人劫非一度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而長生冲舉之說興焉釋家言亦有劫數獨人身精神不滅此身之前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末法以後衆生無復佛教業行轉惡年壽漸短方釋迦之苦行也諸邪道黷之而不能亂道成摧伏爲弟子乃至天帝人鬼並來聽法後於雙樹間入般涅槃

而因果輪迴之說興焉然則釋之壽固不若道與非也人生有涯而欲無涯以有涯之生供無涯之欲故道家主清靜而以長生冲舉欣之而其說窮於天地之有劫也故釋氏主寂滅而以輪迴因果懼之清靜則不累於富貴功名寂滅則不累於生死去來是故可以壽長生冲舉輪迴因果要之神道設教云耳余以爲道之壽在住世釋之壽在出世住世者實而虛出世者虛而實而釋氏欲壽之心視道爲甚惟畏死而後以無死爲不死惟好生而後以無生爲生故寂滅者窮於壽之必不可致而爲之說者也學道者雜而多端舍清靜而言煉

養服食符籙經典科教愈趨愈下釋氏出其上而天下
盛趨之末流之弊如虞奎章所謂以覺識依通爲悟明
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叅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
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此亦
鄉者道家之所羞也內江馬五和公出道入釋而其爲
釋也實得之尊人宜山先生先生之學本在無我除一
切習氣而極於盡性至命嘗言入佛易入魔難佛者正
也入魔則微妙玄通觀穢迹金剛惟釋迦能耳一仕爲
令小試其入魔之用而尋引去以壽考終屬續時安靜
以還造化神氣無倦光射滿室蓋精於釋者五和公得
之旣舉進士爲令左遷久之爲郡別駕司空郎出僉滇
臬事罷歸其用與先生同而所自著書總名之蜉蝣物
之生莫不壽於蜉蝣而公取以爲名意深遠矣今年公
以子中丞爲叅知時考最封如其官而適以十月春秋
七十中丞之官屬屬余修祝辭余竊謂公方蜉蝣其生
而何以世法相事然而人情莫不欲壽公何爲獨不然
姑舍二氏而折衷於易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樂天知命故
不憂道之欲長生釋之樂寂滅蓋自憂生始聖人用道
之清靜而不以求長生知釋之寂滅而不以維世教順

受其正。中道而立。其說萬世無敝。夫生必爲死。猶世必有魔也。佛不能去魔。而第入魔。而佛終不勝魔。則柰何。欲盡舉世法而去之乎。世相爲壽者。非日月岡陵。不以置辭。余不佞不識。忌諱第以樂天知命之說。進知公蟬蛻身世。細而微塵。巨而由旬。暫而刹那。久而塵劫平等。一相何思慮。何憂懼。得易之深趣。而善用二氏者也。然此非不佞之言也。宜山先生固有之。孔子大中至正。天地萬物無不包會。學孔子則佛老性命可一貫也。佛老性命一以貫之。壽何加焉。以此祝公公。其莫逆於心矣。

叅知陳公壽序

歲己亥。余起家入蜀。分部川西。則武林陳虛舟公以成都守擢川西觀察使。蜀人德之。如李冰陸海廉范五袴士化之。如文翁講堂王襄中和樂職。宣布未幾。有征播之役。移公黔中。獎帥諸軍討平之。郡縣其地。用夏變夷。功伐居最。景風之賞。未甄而讒夫高張。是以有粵西除事。旣白論功。稍遷叅知黔藩政。以需開府。秉鉞而公翻然致爲臣歸矣。公初令吉水。舉今浙憲副熊正子於鄉。其舉進士出伯兄奉常公之門。余先世吉水。荷公恩施。賁及宰木。承乏川西。正子方領敘南節。同侍公左右。相得甚歡。公歸之明年。稱老正子。緘書屬余。致祝余。惟公

功多而賞薄其隱若舟之僑介之推誠妄庸人揣摩語
謂公有五丈夫子舉進士入中秘書寄百里命繼志述
事有人遂引而退亦未盡公也嘗觀易之蠱與漸矣蠱
物壞而有事也五爻皆汲汲幹事六五用譽復何加焉
惟有求之事外耳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既曰不事
而又曰其事以無事爲事也漸以漸而進位也由干而
磐而陸而桷而陵上進已極將安所歸惟有求之物外
耳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以無用爲用也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而有不可廢之倫避世者厭煩囂趨清
淨見已而不見人以其知足知止持滿挹盈賢于兢兢

世味者于以廉頑立懦不爲無助故曰志可則也志可
則事不可則象不言事而知其事自有在也鴻之漸陸
解者謂爲雲路陽剛之德由巽而入造于無上翱翔天
表逍遙廣莫而實有羽儀斯世功故曰君子以居賢德
善俗豈必仕宦爲然公爲令爲守爲藩爲臬揆文奮武
撥亂反正幹蠱不亦勤乎始進至今四十年未嘗蠟半
階可不爲漸乎一旦去如脫蓑夫寧無所事而博名高
無所用而與世若不相關涉者哉范希文王文定以嚴
子陵當二爻若曰天下之蠱雲臺二十八人幹之有餘
而彼得遂其垂綸之高希文詩曰能令漢家重九鼎桐

江江上一絲風公家距嚴陵不遠儻亦聞風而興起耶
余竊以公用世有成效而斂其不盡之用于事外物外
則與子陵始終無事無用者有間當二爻者是在公矣
正子曰先生無事之事無用之用所謂出世法非小子
所敢知子言亦剽郭廓莫能發明與指抑祝壽世法也
義則何居蠱之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漸之彖曰止而
巽動不窮也天行健而不息地道順承天而時行德合
無疆壽孰久于是生生之謂易誦之以祝庶幾書盡言
言盡意矣

叅知周公壽序

東方朔從漢武帝游上林有嘉樹焉以問朔朔曰是名
善哉帝使人陰識之後數歲復問朔朔曰是名瞿所帝
曰欺我何乃與前殊朔對曰夫大爲馬少爲駒長爲雞
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
爲瞿所萬物敗成寧有定耶此滑稽之談然有至理焉
非朔莫能喻也當是時帝方志神仙冲舉之事而以窮
奢極欲行之海內虛耗幾續亾秦朔言意在諷諫耳前
朔而爲齊物論之說者莊生秋毫太山彭祖殤子小大
詩天殊途同歸澹泊恬愉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前莊生
而爲玄同之說者老氏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吸或强

或羸或載或隳順其自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象帝
先此三君可以屈可以伸可以潛可以見長生久視之
道洵不誣也吾友周明卿弱冠舉進士爲度支郎守南
雄遷按察副使治兵蜀中尋進其省叅知數有平夷功
而念其兩尊人老棄之歸年纔強仕耳久之而後稱艾
部使者屢薦於朝明卿謝不赴里中戚黨豔明卿之蚤
貴而名達急流而勇退寵辱毀譽不頃焉干之曾中故
神王而色澤又以爲明卿之勇退乃所以收其蚤成之
譽以其不用於天下國家專用之於身不足於彼則有
餘於此似之而實非也夫明卿卽不以少年掛冠解組

富貴何常能長有耶卽巖居川觀終其身布衣山澤之
癯能作石人耶昔者伊尹召公衛武之屬或居位數十
百年林類榮啓期麥丘老人之屬或白首阨窮太公鬻
熊之屬或衰晚遇合顓頊蒲衣甘羅介子推之屬或髻
鬣顯名其數適然耳貴賤淹速總之在亾何有之鄉假
令可以與爲取可以弱爲強諸君子當至今存矣明卿
行安而節和不激不隨爲諸生如是爲孝廉如是爲郎
爲守爲藩臬使者如是人稱之爲諸生爲孝廉爲郎爲
守爲藩臬使者因其位而號之耳其神王而色澤弱冠
如是壯有室如是強仕如是艾如是人稱之弱冠壯有

室強仕艾因其年而目之耳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迥然而善謀老莊曼倩達天道矣明卿深於三君之術不爲福招不爲禍囿游逍遙之墟立不貸之圃彼且安知其仕安知其隱安知其年之艾耶向後束帛責丘園一府一方入爲八座九卿進而稱老稱耆稱耄稱期頤何所加於今日夫蚤貴而名達急流而勇退者其涉世之迹也善哉瞿所豈二物乎易始於乾坤屯蒙終於未濟原始反終天下之能事畢矣曼倩之滑稽本之老莊老莊之學本於易明卿五十之年可以學易當必有爽然自失如向子平之讀損益者秋七

月二十有五曰明卿初度之辰里中戚黨酌兕觥爲壽而以余言侑爵余與明卿同庚而差少徼天之靈得見明卿期頤卽更端爲侑爵之言不出此矣

茅鹿門先生壽序

某兒時從先方伯案頭得鹿門先生白華樓藏稿而誦之旦暮不去手先方伯詰問孺子亦有會否夫茅先生之文膾炙人口者安在某對曰其氣勝如江河之流瞬息千里自折不迴也如利劍新發於劍精穎奪目而善舞者操之匹練飛旋莫可把握也先方伯莞爾而笑是時先生久陷假離朝而以其不盡之緒佐大司馬戡定

島寇亦因以媒謗幾罹大獄垂四十年而某承乏越按
察事則先生尚無恙先生舉進士十年某始生今距先
生舉進士時六十餘年而甫以九十稱也豈不甚奇異
希闊事哉文章之業莫盛於嘉靖時其與先生相先後
而身相及者先則晉江毘陵後則歷下婁江新都之屬
號爲名家於時羽翼接武者不可勝數而皆修文地下
矣先生巋然獨存如魯靈光則氣之所賦殊異也觀先
生之文可知已宇宙之物無無蔽者德有時輒功有時
歎惟文章爲無窮按之無聲而其音節盡而有餘卽之
無色而其景光久而若新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氣爲之

耳大旱鑠金焦石而不聞江河有涸流水剽蛟螭陸截
犀象而利劍芒刃不折先生得其神氣而成文上下千
百年約略指諸掌上旣已存亾死生矣還而用之於身
是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晉江毘陵歷下婁江新
都之屬位皆出先生上卽未嘗不遭讒謫未有厄窮如
先生甚者天益先生以年亦氣運乘除之數也或言吳
興當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湖山清遠其民足魚稻蠶桑
之利寡求而不爭其風淳厚信實故多壽蓋與先生同
舉進士而壽儷之者又有孫先生地氣使之然也仰以
觀於天時俯以察於地理中以經緯人文莫非氣也三

才之道先生具備矣先生多賢子孫政事文章相望余
僅見仲子侍御君而深以不奉先生杖履及從少子孝
若遊爲憾諸君子徵文爲先生壽以鄉所對先方伯論
文之說進先生將無哂曰是子也讀吾文垂四十年未
有當也更四十而爲吾壽或可以文似薦矣

憲副胡公壽序

胡幼泉先生弱冠登賢能書有雋異之目與伯氏明府
心泉公及二三名士結文會城隅王氏別業余方垂髫
先生辱收之其年遂與伯氏同第而先生五上公車不
偶將謁選人余泣而留之先生不顧也蓋傷其太公素

健年甫耆而卒不得一日祿養而太君且善病銓司異
先生才年方踰三十於兄弟兩人中獨許伯氏實出余
意先生過余太恚母子天性無解於心人各自盡耳豈
兄弟可相代耶余不能難復爲之泣先生亦泣遂佐郡
檣李迎太君就養以治行高第擢判京兆而太君尋卒
先生復泣謂余令若君言檣李雖有粟吾母安得而食
諸自是先生積功爲比部度支郎守蜀郡擢副臬憲兼
叅藩議事凡兩以官贈兩尊人令名奕世其部川北也
余承乏守川西撫蜀者於公莫逆而與後先直指有積
嫌遂遷怒先生少年新進有司阿邑爲蜚語中先生而

伯氏沒先生慟之遂歸余三仕三已從先生遊四十餘年如一日叔弟復受室先生之叔弟又以其女女先生伯子之子而先生叔弟伯子又以其女女余叔弟子會先生稱老叔弟方宦海虞廣文官冷無可壽先生則徵文余以代筐篚夫余所爲祝先生壽豈直以通家累世之好兄弟婚姻之昵乎蓋吾邑不可一日無先生也邑薦紳故與細民相安近者貴人或以力折鄉里則細民亦以不肖之心應之而馴者爲梗宦游四方見車服飲食宮室務爲新異衆靡然從之而質者爲侈求田問舍者旣多不相爲下因而有爭其積漸至於兄弟訟鬪而和者爲戾先生之敬其兄愛其弟也子兄之子與弟之子也婦孺僮僕化之無拂言忤色五服三黨之戚恩禮霑洽田與人比畛宅與人比垣非其義尺土不相踰越有操書致却而不受者耳微時布衣之交歡然過從不厭人家或以薄物細故生怨尤先生法語巽言解構不犯於有司元配繼室與伯子兄弟之母相繼沒先生絕媵侍食不力珍衣不重綵人或訝之先生自若也里之賢知者信而愛之其愚不肖者畏而遠之邑之俗不卽爲羯羴罔兩惟先生是賴何可一日無先生也而何有於余兄弟禮有之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割牲執

方
奮執爵乞其言爲惇史尚書大傳有之大夫七十而致
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平明坐於右塾以
訓誨鄉子弟有如公其人者卽不踐老更之位亦宜正
右塾之席一家一鄉興仁興讓王道固易易耳賢士大
夫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安往而
非功德余往者阻先生早仕惜先生不竟其施第目論
耳先生其善自壽以壽此一邑之人家有佳子弟繼踵
登朝推先生之壽以壽天下日莫遇之矣

憲副徐公壽序

徐使君惟得少從其大人楚林先生仕於越越故多鴻
生鉅儒惟得與相師友凡七年學大成而先生免歸是
時惟得二十有三矣始就試有司邑人無出其右者明
年遂舉於鄉又明年成進士仕爲舒城令以廉幹調寶
應部使者剡薦諸令治行常爲第一冢宰徵入試年不
滿三十例不得爲臺省授儀部主事累遷爲郎而鄉人
有貴倨者惟得絕無所請謁因出爲徽州守惟得資不
應守而徽屬邑以爭絲貢大闕吏衷甲而臥署門反鎖
莫敢出視銜惟得者將困之惟得毅然請行至則召見
諸聚訟者人人譬以情理衆唯唯退微得首事主名戮
於市郡中乃安惟得益務爲蠲潔豈弟之政以化導士

民士民畏而懷之政聲日益起稍遷爲山東副使屬越
有兵變更置監司乃移惟得越中未及上而楚林先生
沒矣在山東時某子甲頑冥好自用惟得往往與幡校
遂中白簡冢宰察其謬讒不得行而微顯者其子弟虎
而冠陵轢長吏如兒戲惟得裁以法顯者佯爲謝過中
不能無鞅倖也服除惟得不復謁選人而稍構園亭池
閣之屬藏書萬卷其中諷誦之惟得故饒酒態善楚聲
齒於里中諸大夫最少諸大夫置酒高會微惟得不成
歡下至褐父馬卒人人就之如冬日而故人爲守相岳
牧若臺使者造門則匿不見家故望族食指數千無一

事干有司守相岳牧若臺使愈嚴重之時疏其賢於朝
蓋歸十有二年而春秋甫五十二云諸大夫俾不佞爲之
祝夫巧宦熾而肥遁者始以節顯○然其人或不足於才
而託於退以取名○故識者察其隱而譏之○古人非傲夷
自闕經世務其才而濩落不偶則避地避世怨誹作焉
不則逃之乎降志辱身之流○一切儻蕩不羈以爲快而
已矣○惟得內不失已外不失人進不苟祿隱不絕俗豈
不皦皦然純備哉不佞嘗先惟得歸矣歸不能久而復
出出不能久而復歸重有慚於惟得其何能祝雖然惟
得艾矣姑以艾之義進詩有之朕未有艾禮有之五十

曰艾服官政蓋言歷也。閱習久而通於當世之故也。惟得馭歷中外於朝於野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上以東西多警孜孜蒐佚才如不及一旦玄纁在門起而服官政可運於掌請以是祝諸大夫曰善不佞曰未也春秋傳有之大勞未艾不可以爭蓋言息也天之道不翕聚則不發散而況於人乎惟得歸十有二年養由基之善息不是過矣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請以是祝諸大夫曰善不佞曰未也書有之從作艾蓋言治也治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惟得當官必行其志志有不合退無愠色挫銳解紛以游於閭閻之間自其弱年傍絕勝侍昔賢無季女變童之好者何以尚茲晚而學養生家言自治益力請以是祝諸大夫曰善不佞曰是三者惟得自爲祝耳非吾曹所以爲惟得祝也晉語有之曰樹於有禮必有艾蓋言報也邑之薦紳學士家有慶事惟得未嘗不修禮焉其他睦鄰厚族不可一二其詳今日之事能無報乎諸大夫曰善以告惟得惟得避席謝曰李生過譽我竊有志也而未之逮焉請書其語座右以代韋弦之佩

漢伯周公壽序

周大夫用馨二十有七歲成進士仕爲令以高第召入

爲給事中出叅閩藩議又數年歸其時猶未及強仕也
又十有四年始稱艾大夫歸與閭閻浮湛長者兄事之
少者弟事之人人謂親已則相與過不佞謀所爲大夫
壽不佞所居距大夫百里不若諸君子之遊大夫稔也
大夫有美才當年不究其用衆口積毀鑠金銷骨寧無
纖介舛望則將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乎古之
人有行之者介之推之懸書屈原之問天虞卿之窮愁
鄧遐之恨破甑殷浩之咄咄書空權德輿之自傷拔拭
無期也抑外顧藉而內實不勝懃將有所託而逸以耗
其雄心逸氣爲放而已乎古之人有行之者魏無忌之

飲醇酒多近婦人楊惲之歌烏鳥李廣之射獵任愷之
拉攤欲壞王琚之不遵度李白之驚不自修是也皆對
曰無有大夫獨好學耳大夫晚舉子甚聰警子每奏其
文大夫稱善則亦自爲視之父子朝暮誦讀如諸生時
不佞曰信如所言大夫未艾哉昔者師曠謂晉平公少
而好學如日出之光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是以平公謀帥於
趙衰而衰薦卻縠穀穀年五十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守學
彌惇光輔晉室荀卿五十遊學於齊惡臥而焯其掌推
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齊修子大夫之

缺而卿三爲祭酒最稱老師大夫好學不以艾自廢其
猶行古之道也。疏神達思怡情理性清明在躬膚革充
盈不導引而壽此不朽之業而太上之所營也。大夫聞
之憮然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養生也不佞則又因諸
君子而告大夫昔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六十而後能化夫安知今之所謂是非昔之所謂
非乎周公仲尼大聖人也然而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
七十五士仲尼末年學易韋編三絕鐵摘三折漆書三
滅其次睿聖衛武公九十有五矣爲抑詩自儆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在輿倚几位宁居寢莫不有先
王之法志焉故學者身存俱存者也楚之先有申公子
亶者老楚國而欲自安史老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導其
君以拒諫則倚相子張患之爲大夫計者引而至於百
年猶夫今日之事而已矣大夫聞之曰善吾乃今知學
之不可以已也敬謝諸君子之規

又

歲戊子周用馨使君春秋五十通國士大夫屬余爲壽
問其本末經緯曰使君好學余旣爲之辭矣越十年周
六十甲子前一歲長公已登賢能書而余以事入邑與
使君相周旋可兩旬使君貌加澤神加王頰輔加豐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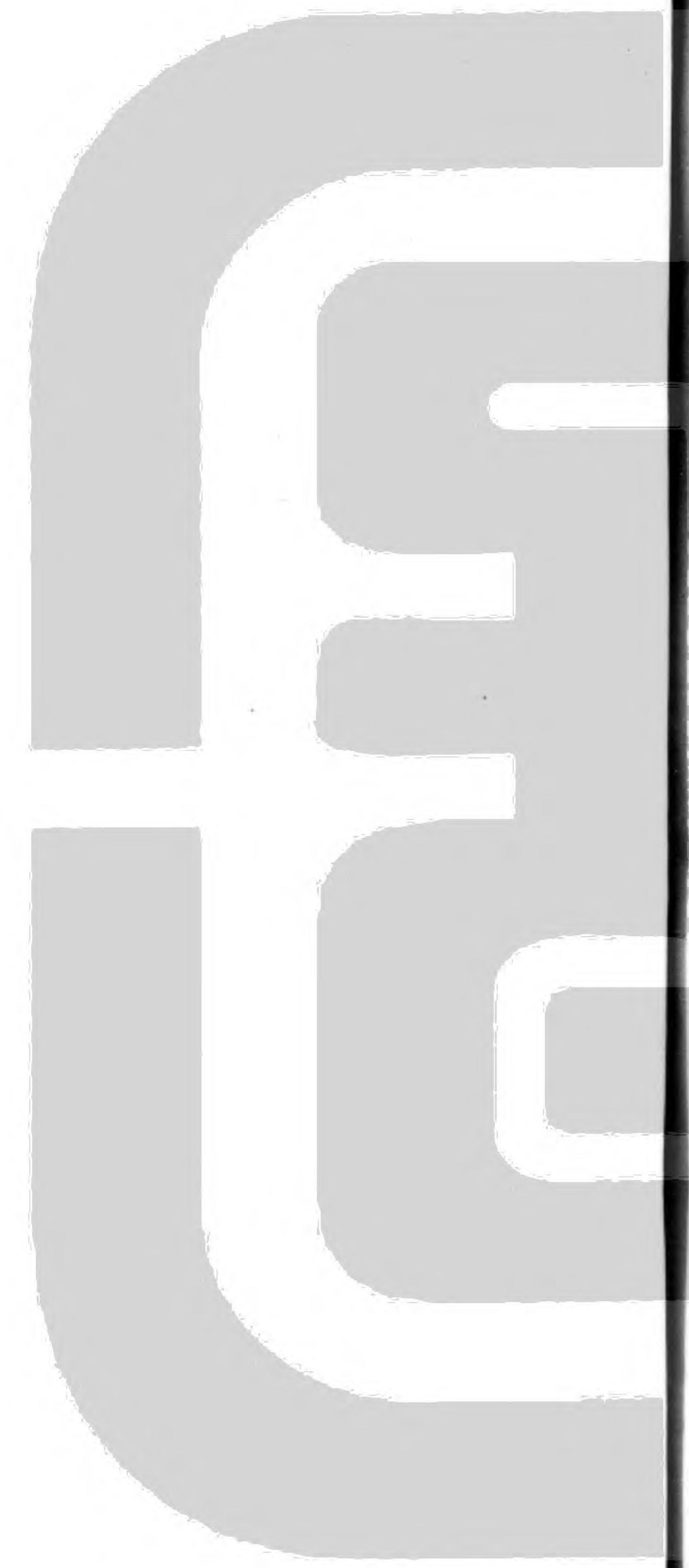
髯加美賓客加多施予加厚飲食宴樂日繼夜夜申旦
累數月無倦余少使君九歲而憊甚矣私問使君不佞
束髮受書申其佔畢至今垂四十年可不謂學乎何厚
薄之殊也使君曰吾鄉誤以子爲知我子特識其小者
耳子之所學非吾所爲學也夫學所以修身治心窮理
盡性至於命者也子以爲今之儒者必讀書然後爲學
乎我知之矣工訓詁則期綴緝尚華藻則期靡麗襲夸
毘則期辨博修同異則期奇淫應科試則期迎合於人
亦何益之有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樂廣深嘆其才
恨不學耳學必爲一代談宗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

不應蘇頲見而異之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司
馬相如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詞賦而已乎抑何視學
之小也善學則多識畜德不善學則斲物喪志稽康讀
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以短長敗夫非失
學之過歟李初平年且衰學於吾家茂叔欲先讀書茂
叔曰公無及矣第今日侍側聽其教語閱二年竟有得
彼其所教者與其所得者以爲非書不可以爲專在書
不可讀書而無得曾不若目不知書者猶可全其混沌
也余僂然曰公言當矣敢問公好學所得者何事使君
曰吾讀茂叔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則靜虛主靜立

極則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而原始要終。可知死生之說。是故學以無欲爲本。余曰。人生有欲。誰能去之。公之去欲。何爲。先使君曰。去色。學莫大乎。爲聖人。聖莫大乎孔子。孔子論好德。論毋自欺。皆以好好色爲譬。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之難絕。莫如色。故聖人重之。漢高項羽。百世之雄也。而不能割之於戚夫人。虞姬。蘇子卿。寄命雪瓊。十九年。至爲胡婦生子。胡邦衡海外北歸。作黎倩詩。韓退之有桃柳之好。此其人皆塵介軒冕。甘飴鼎鑊者。且不免焉。色欲之難克。久矣。克其所難。他復何慕。自吾好學而知好色之難克也。嘗聘鄭氏女。姿首有異。費可百金。已忽自傲。曰。此非以血囊試我乎。遂罷不取。并百金捐之。自吾能去色。而後知好學之可寡欲也。吾惟寡欲。故知名者實之賓也。未強仕。而懸車隣之人。與要路有連者。炙手可熱。約吾以婚姻。旦暮復起家。而吾不屑就也。吾惟寡欲。故知利者怨之府也。宦五年而歸。家無長物。未耜機杼。息作以時。賴天幸。不乏絕久之小贏。吾不以自封。而公之人。族有不給於衣食。婚葬者。吾資之。如外府也。里之人。饑寒者。遠方之人。無所歸者。吾資之。如吾族也。邑之兩佛寺。兩道靖。與陸處士。鴻漸祠。繕作費。不貲。吾資之。如吾室也。吾惟寡欲。故不伎不求。

邑無賢愚貴賤衆寡少長未嘗以惡聲相加南家之墻
隼於前而不直東家之潦從其官而不止吾兩兄沒而
子視兩兄之子二十餘年有無公共也吾無官而後有
子不足於官而有餘於家吾以爲損益倚伏之數而務
爲損也人以爲不爭善施之報而吾無望報也吾惟寡
欲故內無所引而泄外無所伐而傷神定氣完年加於
昔而更若嬰兒示之其齒之堅也無相靡也余學在是
矣余何敢言茂叔之無欲亦可謂寡矣夫學修身治心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道甚大其指甚精微余得其一
窾焉庶無忝所生耳然較子之學不猶賢乎子之學茂
叔所云虛車也是書也子固讀之子不能行之雖學亦
奚以爲余起而謝曰命之矣以告通國學士大夫使人
人知使君好學在寡欲使人人知使君寡欲之學可以
却老引年請觴使君以爲民望

子不足於官而有餘於家吾以為損益倚伏之數而務
 為損也人以為不爭善施之報而吾無望報也吾惟寡
 欲故內無所引而泄外無所伐而傷神定氣完年加於
 暗素便若請願對哉以為另望也無相慮也余之在是
 人味對長我學吾寡裕對人人味對吾寡裕之學而以
 奚以為余味而據曰命之矣以吾無固學士夫對人
 味前云盡車也長善也子固齋之子不請於之期學亦



律